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一百六回 諸同盟聚訟紛爭 蕭子世力排眾議

才見雲迷雨亂飛，忽然星朗月光輝。天時人事都無定，堪笑癡人料是非。

話表楚雲獨自回府，玉清王也回自己私第。且言李廣回到自己府中，其餘一眾兄弟均至李廣府中。大家笑說一番，皆言我等萬不及大哥的眼力。桑黛口呼：「大哥你可記得維揚結義，發誓同盟，看來皆屬子虛，欺瞞我等。既知顰卿是女，相依三載，豈有不知之理？今雖天子賜婚，顰卿皆與你我同盟，如何能讓吾兄獨佔上林春色？當公諸同好，方為平允。不然我等亦心實不甘。」張珏隨說道：「桑兄之言甚是有理。顰卿雖有守宮砂驗明心跡，到底大哥欺人太甚，分明串通范相與雲璧人謊奏聖上，致令聖上賜婚，以遂你平時之願。而顰卿辭婚，也是一團假意，藉此以掩人之耳目。若果真心，何以未明之先，尚與大哥那種情投意合。既明之後，又係奉旨婚配，反如此決絕，可見皆是做作，欺瞞我等同盟。為今之計，桑兄之言有理，任他天子主婚，首相作伐，終當公諸同好，不能使大哥獨佔上林。大哥休想金屋深藏，朝夕與共。況且大哥已結朱陳之好，閨中尚有洪氏夫人。以情理言之，諸兄皆已畢姻，惟小弟尚虛配偶，看來顰卿當配我，情理方和。」徐文亮不等他說完，大喝：「張賢弟休得胡言亂語，大哥遂與顰卿形影相依，豈有不知之理？今既公然遵旨，是遂平生之願，你如何欲鵲巢鳩居？縱使大哥可行，顰卿亦斷難應允。而況割人之愛，即使大哥素稱慷慨，亦斷不肯將心坎上之人坦然轉送於你。吾弟不可妄想。」剛說至此，忽聞胡達大聲曰：「俺實不解楚雲有何妙處，難道他是玉女？你也想，我也愛，就把他分拆許多塊也不數分派。在俺看來，楚雲雖好，究竟太為沽名釣譽，若將他娶了去，也是活遭瘟。怎似俺那十二姑性情爽直，雖不及顰卿那樣嫵娜，卻與俺相親相愛，人家看他他是丑鬼，俺將他為美人。人說我是黑炭，他說俺如潘安一樣。朝夕相共，形影相依，快樂無比。怎似你等因一楚雲，你爭我奪，任他是一仙子臨凡，不過是一公共之物，有什麼趣味？據俺看來，煞是可笑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徐文炳由外而來。原來徐文炳現已升了侍讀學士，徐文俊已升了翰林院編修，此時卻由本衙門歸來。一聞眾人在廳嘲笑聚訟，便口呼：「眾位弟兄，且勿紛爭，聽我之極公極平的議論。」眾人齊言：「我等怕你？雖為好好先生，終不過是些之乎者也已焉哉。除此還有什麼公平議論呢？」徐文炳口呼：「眾同盟聽著，夫豈不知關雎之始，首重人倫。夫婦者，人倫之大道也。顰卿既為大哥原配，理宜於歸，以重人倫，而維風化。同盟如紛爭，不但有失同盟之義，亦且顯背王化之原，難道竟由大家紛爭，將他二人連理之枝，比翼之鳥硬行拆散？夫亦不盡人情之甚者矣！而況大哥重借原聘，何須大家鳴鼓而攻之？據我看，還是各行其是罷。不然又將何以了之乎？」這一番之乎者也矣焉哉，說得眾人大笑不止。李廣也是忍不住好笑。張珏近前向文炳連連啐曰：「我勸你不必說了，竟說了些迂腐之論，在這鑿鑿而談，誰請你這好好先生來此講詩書？」正往下說，只見家人稟曰：「蕭軍師同廣明禪師造府。」李廣等聞稟，方欲迎接，卻見蕭子世、廣明已走進來。大家正欲問訊，蕭子世矢口問道：「恭喜王爺大喜！可記得五賢居內弟曾言過：君之正室是一位奇人。今顰卿已明女妝，當初弟所說非虛罷。此段姻緣本非勉強，奉勸諸君不必爭論。」言罷落座，家丁獻上香茗。眾見廣明在一旁雙膝盤坐，低垂二目，竟似打禪之狀。徐文亮忍不住好笑，遂口呼：「桑兄！你看這頭陀如此裝模作樣，其實難堪。」桑黛聞言，轉頭一看，不由大笑起來。忙喚廣明：「你缺酒肉食？在此參禪，化飲食啦？」廣明微睜二目，微聲言道：「灑家參禪乾君甚事？為何盡來攪擾？須知禪中境況，自有妙機，爾等俗子凡夫怎知其中奧妙。」大眾聞言，一齊笑曰：「你所參者，雖非歡喜禪，定是野狐禪，還說什麼其中奧妙啦！」廣明曰：「名為歡喜，實非歡喜；雖非歡喜，實為歡喜。野狐之性，即禪之機；禪中之妙，皆根於性。阿彌陀佛，豈可與俗子凡夫論之？」眾人復又大笑曰：「我等且不問你什麼禪機禪性，歡喜憂愁咧，只問你近來可食酒肉否？」廣明曰：「酒肉人人可吃，何獨灑家可知。宋之道濟僧終日不斷酒肉，卒能成為活佛。今之僧人動曰：我不飲酒，不茹葷。持齋吃素，皆是欺人之言。究竟所做之事，奸盜邪淫，無惡不作。俺雖貪食酒肉，相去幾何？」桑黛聞言，即合掌曰：「阿彌陀佛！你們大家看看這樣的好和尚，不可小視他了。」眾人見他二人一問一答，皆是一笑。蕭子世向張珏口呼：「張賢弟，且不可同他們隨著嬉戲取笑大哥。你尚中饋乏人，不日即有絕色佳人與弟配偶。不但為君之婦，正好報君之恩。宜靜待之，記取吾言，留為後驗。」言罷告辭。大家那肯放走。蕭子世曰：「後會有期。」隨帶廣明一同而去。眾人堅留不住，只得相送出門。

眾同盟也就各回府第。李廣獨自回到上房，見母親斜依著薰籠，抱著孫兒玩耍，真是含飴弄孫，其樂已極。遂走近太王妃面前，低聲稟曰：「母親可知今日朝中之事否？」太王妃曰：「為娘已知之矣。可笑張賢姪那樣嬉皮，真是罕有罕見。」李廣曰：「他竟是年少輕狂，好為戲謔，其實有口無心。但是顰卿一事，雖然明降諭旨，賜兒成婚，可是孩兒反添了一慮，惟恐將來洪氏不免有嫉妒之心。」太王妃曰：「我兒你也太過慮了，兒媳賢良，世所罕有。他聞此事，就喜歡的不已。他還說顰娘是兒之元配，理合自作偏房。他方才在這裡等你進來，細問一切。剛回房去，我兒可到你屋中將朝中細情告訴與他才是。」